

母亲一年的年

□文猛

母亲一年的年，这不是文字游戏，前一个年是年岁，是量词，后一个年是过年，是动词。母亲一年时光格上的辛劳，就为让一家人过上好年。在那些没有实现“天天吃肉当过年”的漫长岁月，过年，就是村里夜空中最耀眼的灯塔，那盏灯点亮母亲的一年！

猪是必须要养的，鸡是必须要喂的。农历二月二传统的春耕节、农事节一过，母亲张罗着到乡场上买回两头小猪，一头备着过年，一头备着一家人添置过年的新衣。大红公鸡是必须要喂养的，没有公鸡的鸣唱，那是一个落寞的家，没有公鸡祭拜祖先，那是子孙的落寞。农人的日子就是看得见猪听得见鸡叫的日子，哪怕日子过得再苦，不怕，圈里还有猪哩，院里还有鸡哩。

向日葵是必须栽种的。母亲总会让房前屋后开满向日葵金黄色的花朵，母亲说那是过日子的标志，是做农人的本分。向日葵灿烂地开放，开放在壮朗的阳光下，开放在碧翠的青纱帐里，擎着火一样的精神和灵魂，朴素地生长，就像一代代旺旺的子孙。

母亲种向日葵要的是葵花籽，有些地方叫瓜子，在我们重庆老家则叫“旺红儿”。旺红的日子，旺红的生活，旺红的希望，炒香了，捧给过年的孩子们，捧给拜年的亲戚。谁家过年连“旺红儿”也没有，那是乡村最黯淡的过年。

芝麻是必须栽种的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母亲没有必要想那么文艺的事情，乡村的每一样庄稼都有她的象征意义，母亲要让过年的汤圆里有芝麻的香，要让过年的院子里撒满芝麻粒，走在上面发出啪啪的响声——母亲说这叫踩岁（岁）。

至于大米、玉米、大豆、高粱这些更是必须栽种的，不仅仅为了过年，更是为了过日子。为了一家人能够吃饱，母亲就像纳布鞋一样，把家里的那些碎块的土地全部纳入汗水中。母亲信赖锄头，胜过信赖自己。玉米土豆高粱蔬菜在母亲的地里一个都不少，就连很多庄稼人忽略的田埂，母亲也会种上四季豆，让这些庄稼在春雨中集体苏醒，等待秋天的收成。那一块块被锄头挖过的土地，就是母亲一生的疆土。

母亲备年最艰难的还是每个人的新衣新鞋。鞋可以熬更守夜地做，衣服还得花钱买布缝。这是母亲一年最大的揪心最大的悬念。母亲几乎一年中就为了大家的过年衣服在操心。母亲喂鸡卖蛋、喂羊卖钱、拣山菌、挖何首乌，一点一点地算计着每个人的新衣。

撒去乡村柴米油盐的辛劳，村里人的一年其实过得挺快，秋播刚完，一场雪下来，小麦就进入冬眠期，村里人在火塘上燃起树兜、架起铁鼎锅，等候瑞雪兆丰年的兑现期时，一年就到头了。

如果很文艺地把母亲的一年比喻成舒缓的交响乐，11个月的音乐铺垫，11个月的旋律讲述，进入农历的腊月，母亲的一年走入最后的辉煌最后的交响——

不管以前农历上的日子多么落寞，多么黯淡，腊月一到，母亲把每

□莫遏

趁着阳光晴好的时候，把家里的大小家伙都搬到院子里，锅碗瓢盆，桌子椅子，平时素来不大用心去照料的，这会儿统统用烧得滚烫的热水，洗刷得干净锃亮。

若是在旧时的乡下，除了大人们忙着赶集备年货外，像这样全家老小齐上阵的劳作，就像是朝着每一位从旁经过的人大声喊道：年来了。

年来了，时间也似乎变得忙碌起来，而原本仍凛冽的空气，也似乎渐次有了春的温暖。

宋代诗人戴复古在《除夜·扫庐茅舍涤尘器》中写道：“扫除茅舍涤尘嚣，一炷清香拜九霄；万物迎春送残腊，一年结局在今宵；生盆火烈轰轰鸣竹，守岁筵开颂椒；野客预知农事好，三冬瑞雪未全消。”对于孩童们而言，一整个白天跟着大人们做扫除祭祖先，如猴子般上窜下跳的

一个日子都安排得很有过年的仪式感。

腊八节喝腊八粥，母亲永远记着这个过年仪式。母亲总是很早起床，盛好糯米、芝麻、瓜子、花生、桃仁、绿豆、杏仁，摆在灶台上。我和很多人一样，以为腊八粥一定是八样东西混合熬成的粥，事实上腊八粥的八是日子的八，不是数字的八。什么喜庆，什么香甜，母亲都会摆在灶台，煮进锅中，那是母亲土地上收获的展览会，那是母亲回眸农历的展览会，让旺旺的火熬煮旺旺的香甜，熬煮一家人过年的期待。

腊月二十三，农历小年，过年最后的彩排。在温饱成为那些年代最大的期望的日子，小年并没有突出过年关于吃关于穿的物质层面的主题，小年更多的是表达乡村精神的主题。母亲领着全家把房前屋后、灶前灶后、屋顶窗棂彻底除尘，除去家屋的尘土，也除去心上的尘土，所有的阴郁，所有的尘垢，所有的失落，都扫除屋外，扫除心外。除尘更是除陈，就为辞旧迎新。

有一项母亲认为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熬糖，母亲不相信乡场上那些白糖、红糖，那些甜代表不了一家人心中的甜。母亲总在小年之前用谷芽、玉米熬好糖，是那种你站多高糖丝就有多高的麦芽糖。装进瓦罐，烙好高粱饼，炒香黄豆，摆放灶台，母亲开始祭灶仪式，让守望我们一年的灶王爷欣享，让灶王爷甜甜地“上天言好事、下界保平安”，传达我们对天地的感恩。

小年一过，大年的幕布徐徐拉开，作为过年最大的总导演、总制片，母亲进入一年最辛苦的巅峰时段。母亲到处找裁缝缝制一家人新年的衣服，张罗牛过年的牛草、猪过年的猪草，磨好过年的豆腐、汤圆，洗好过年的腊肉，赶制过年的红苕粉条、洋芋粉片，换好过年走亲戚的面条、糖果，忙完一天，刚躺下来，还得拿起鞋底赶制家人的新鞋。

到了团年那天，院子里撒满了芝麻粒，我们走在上面踩碎（岁）。天还没大亮，村庄家家屋顶上冒出了炊烟，邻居们陆续来到我家写对联。乡下人都十分看重那大红的对联，给生活一抹红，给心中一抹红。

年三十的下午，我们净手净脸，举着一盏灯笼，端着装上供品的托盘，来到祖先们的坟前，呼唤祖先们的名讳，述说我们一年的收成，请他们回家团年。

把祖先的牌位擦拭摆好，端了茶盘，盘中装有猪头猪尾，摆上鸡头、大米饭之类，到地坝院中拜天拜地，到堂屋中拜祖，到土灶前拜灶王爷。最后端了茶盘中的大米饭，到房前屋后的果树上砍一个刀口，按几颗米饭进去，以祈求来年瓜果丰收……我们不知道诸神和祖先们会不会下界，会不会听到我们的诉说我们的期望，但我们的心暖暖的。

今天，我们和我们的乡村都过上了好日子，在我们的团年饭上，摆满了山珍海味，倒满了好酒，可是桌子上没有了父亲母亲，父亲母亲走上了青山向阳的山坡，我们的红菜该来给谁，我们的好酒该敬给谁？

遥望高远的天空，我呼唤父母的名讳和祖先们的名讳，过年啦……

古诗词里话过年

闹腾，到了晚上明明早已“睡思昏沉”，却任由大人们一遍遍催促也不愿上床去睡的，就是为了不错过这“守岁”的时光。

苏轼在其《守岁》诗中言：“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。”可见自古至今，童心由来皆如此。我小的时候，到了守岁之时，屋中该忙的事早已忙完了，一家人坐在厅堂里，就着明晃晃的烛火，一边小声地说着闲话，一边守岁。等时钟跨过旧年的最后一刻，大人们马上站起身来，点上早已备好的爆竹，而在爆竹的噼噼啪啪声尚未完全消落之时，守完岁的我们也终于熬不住，纷纷钻进暖暖的被窝里去了。

这样的年，平实而热闹，千百年

来家家户户就这样迎来送往，在旧年之末新年之始，年复一年享受着这俗世的欢喜。

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；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；游伎皆秣李，行歌尽落梅；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”火树银花般的烟火与皎皎明月争辉，街上游人如织，歌声不绝，夜已过半而大家仍不愿散去，就连负责守卫天子安全的金吾卫们也都难得地“放假”了。如果你走在千年前开封洛阳或苏杭扬益这样的大都市街头，初唐诗人苏味道在《正月十五夜》中所描绘的盛大热闹的画面，一定会不时与你撞个满怀。

从洒扫庭除开始的春节到了元宵这天，就像一出大戏经过一连串

的铺垫终于迎来了最后的高潮，热闹到了极致，盛大到了极致，欢喜到了极致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；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在苏味道之后的两百年，南宋大词人辛弃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热闹的元宵场景。《水浒传》“柴进簪花入禁苑，李逵元宵闹东京”一回中写道：“四个人杂在社火队里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，遍玩六街三市，果然夜暖风和，正好游戏。转过马行街来，家家门前扎缚灯笼，赛悬灯火，照耀如同白日，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，车马往来人看人。”此情此景，写的正是当时汴京城热闹非凡的元宵之夜。

我们的节日 春节

总把新桃换旧符
千门万户曈曈日

年来了！时光里有了春的和暖，微风里处处都是年的喜悦。

写春联、杀年猪，除旧岁、迎新春……这喜气洋洋、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啊，这有滋有味、有声有色的中国年啊。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深情吟咏它，母亲用一日一日的辛劳点亮它。在一锅锅香喷喷的创猪汤里，在一副副红彤彤的春联里，在这中国最传统最重要的节日里，我们开筵守岁、辞旧迎新，我们追忆先祖、诉说期盼，期盼新的一年阖家团圆、幸福安康。



□庞国翔

我的家乡在渝西的太公山麓，处于江津、綦江、巴县三地交界处，是个“遥远的小山村”。每年春节，山村里最让人感到喜庆和热闹的，就是挨家挨户贴着的红彤彤的春联。

其实，我们这地方过年贴春联是有些历史的。在清代，乡里有个秀才叫钟云舫，每年腊月，他都会挨村挨院帮人写春联、送春联。他从不说钱字，有就给，你自个儿丢在桌下一个破篓里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没钱就不给，拿起春联可走人，他仍不看你一眼。你过意不去送他半把叶子烟，或半袋胡豆也可以，你自己放下，他还是不看。

这秀才在乡里名声很好，远近闻名，被人们称为钟老爷。后来他到县城教私塾，每年岁末仍然帮人写春联送春联，来求春联的人排过了大街。

当时，县城有一个专门在过年时“送门神”的人，外号吴老八，又叫吴门神。每当过年初一至初三，他就挨家挨户送“财神”画，要钱很高，主人拿少了就不依不饶，叫“转个手加加价”，弄得人们见他就躲。但逢年过节的，总不能关门呀。当时就流传一句民谣：钟老爷的春联可免费，吴老八的门槛非常贵……

过年贴春联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。上世纪初，社会动荡，民不聊生。我二爸读过书，在重庆城里帮掌柜。但在年尾他总是要赶回老家帮院子的人写春联。二爸说过：过年了，大门上贴上大红春联，能避邪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当家作主，安居乐业，国泰民安。村民过年贴春联的积极性更高。每逢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贴春联。自家怎么想就怎样写，写出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愿望。山乡里农户一贴上春联，表示春节就开始了。

有趣的是1985年，我在村里任团支书。我突发奇想，开展春联比赛，比比哪家的春联写得好。初一、初二，我与另外一名同志一起走了两天才将各村各院的春联看完，真是看得眼花缭乱。红彤彤的春联，映照着一家老少红红的笑脸，听他们在春联下讲一年的故事，我们虽累，但却由衷地高兴。

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，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，青年人走了，中年人也走了，留下老人和孩子。我已离开山村调到乡里任文化站长。

山寨杀年猪

□姚明洋

一进入冬时腊月，岳父就来几次电话催：做得腊肉了，看个期程，来把年猪杀了吧！

每年都这样，与老表兄弟一道，去岳父家合杀头肥猪，一家称半边。岳父家喂的猪，是传统老办法饲养，熟饲料，苞谷籽，洋芋红苕野猪草。尽管近年在山下麻旺平坝子建起了新房，年近七旬的岳父，却仍愿在高山岭盖上，守着老木房坐着火铺烧着柴火过日子，留恋着酉阳山寨里烟熏火燎的旧时光。看几头黄牛，种几坡苞谷，喂几头肥猪，就是老人一年的全部追求。

开春，老人就买回几头猪崽。他每天上午放牛砍回一捆柴，下午砍牛割回一背草。一口大生火锅，烧掉了多少捆柴草，熬掉了多少斤苞谷，猪儿吃满“坨坨”响，贪睡不翻栏，接近一个对年，正常发育生长，符合生态规律，年底终于膘肥肉满，屁股滚圆似大冬瓜。

这天看了个好期程，请了三五个壮汉，揪耳提脚抓猪尾，将年猪轮倒翻压在院坝坎墩上，开始杀年猪。

杀年猪，寨人尤看重那猪血的来量。鲜艳一满盆，预示着来年财运好，家运正，一屋老少安康向阳。

但是，我每年都要回到老家，帮助乡亲们写春联。

乡里文化站会开展送春联到农家活动，不管这户的老婆婆老太爷在不在家，就是大门紧闭，只要看到房檐下挂有衣物，就给贴上春联。老人们赶场或干活回来，看着门上贴着大红春联，心里很是高兴。

有一年，央视记者来采访“空巢”老人过节的新闻。山里人真的少了，静悄悄的，很是清冷。大家有些失望，但当记者们来到村里，看见家家户户大门上都飘飞着红彤彤的春联时，感觉这小山村又热闹起来。后来他们做了一条很火爆的新闻叫《山里的春联会飞……》。

再后来我调离乡镇到了城里。有句话我一直记得，叫“宁愿桌上少道菜，也要贴上红春联”。几年没有回老家了，父老乡亲们过年还贴春联吗？其实，我这担心是多余的。城里文联的同志对我说：每年他们都要在年前组织剧团和楹联家、书法家开展“送春联、送演出”下乡活动，他们利用赶场天义务帮乡亲们写春联，乡亲们不花一分钱，连纸张钱都不花。

在一个乡场上，往往是场头在搞演出，场尾是写春联送春联活动。场头的演出早结束了，场尾写春联、送春联的还在继续，排的队还很长很长。书法家们根据老人们对来年的希望编写春联。老乡来年的希望真是五花八门：有想结婚的，有想发财的，有想建房的，有想生双胞胎的……

记得在去年春节前的三四天，我和另外几个文友回老家看望贫困户。这些农户都是从海拔较高的山顶搬家到一个相对平坦开阔地带的，由乡政府给每家建了新房。

新墙、新瓦、新篱笆、新院落，连地坝都是新的。同行的区文联的朋友带去了20副春联，贴在各家各户的木门上。红红的春联映着山民饱经风霜的脸庞，他们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。

最近我才知道，家乡的楹联民俗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家乡的人为何过年喜欢贴春联？其实，村民过年就图个喜庆、图个吉祥、图个美好祝愿。这春联像两团热烈的火焰，燃烧出村民在一年辛勤劳动后的喜悦，燃烧出他们对来年五谷丰登的盼望，燃烧出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往和祝愿。

愿红彤彤的春联给山里的父老乡亲带来更多喜庆，陪着可亲可敬的乡亲们走进新的一年。

杀好年猪，就要吃刨汤了，岭上坡下，屋上坎下，左邻右舍都要请。岳父站在屋后鹰嘴岩高处，迎着寒风，面向整寨，扯亮了洪嗓，像拧大高音喇叭，一阵呼喊：“快来呀！大家都来吃刨汤哟，好生整一杯哟！”

火铺上，火心中央的铁三角上架着口大耳锅，还在冒热气的鲜肉割一坨，“沙沙沙”炒出油来，“吱”的一声掺上汤，花椒生姜蒜叶子丢进一大把。猪血打起，白菜丢起，大火烤起。没放味精鸡精，那味道却平白爽口开胃：“这熟饲料苞谷猪肉硬是安逸！”

全火铺上的人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吃得欲罢不能，吃得热乎孝和，其乐融融，其喜欢。醉跑了寒风隆冬，逗乐了喜鹊叽喳。

猪坐墩，做腊肉；猪宝肋灌香肠；猪肩夹子，肥的熬油，瘦的切块冻冰箱，储存平常之需。半案肉，妻子早安排妥贴。

年猪这过年货，我们吃起来醇香放心，岳父岳母却劳神费累。当大人的，仿佛一辈子都为儿孙操劳，只要儿孙高兴，再苦再累老人都开心。更开心的是，去年年初硬化到半坡的公路，已接着硬化到岭盖上来了，山盖上各家各户的门前都会硬化出一条小路来。精准扶贫带来的实惠呀！以后到山寨上的岳父家就更方便了。

酒，未敢泪千行。”

这样的神伤，盛唐时的高适也有过，他的《除夜作》写道：“旅馆寒灯独不眠，客心何事转凄然。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这位曾高歌“男儿本自重横行，天子非常赐颜色”的大诗人，在年来时分也不禁唏嘘了。

很庆幸的是，在高铁、飞机、高速四通八达的今天，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除夕留了下来，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宝马雕车香满路”的元宵留了下来，“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”的守岁也依然还在，但“戎马无休歇，关山正渺茫”这样的时事动荡与家人难聚，已远离了我们。

今天，我们或已再写不出这么优美的诗句了，但我们却依然可以像千年前的很多先祖们那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中，把年过得平实而热闹，繁盛又欢喜。